

乔治·桑笔下的她和缪塞的爱情故事

她和他

【法国】乔治·桑著

郑立德译 徐知免校

ELLE ET LUI



I 565.4
1/2
2

043160

Elle et Lui

GEORGE SAND

她和他

【法国】乔治·桑 著
郑立德 译 徐知免 校



女子学院 0061820

Elle et Lui

George Sand

根据法国加尔曼-勒维出版社 1859 年版本译出

她 和 他

〔法〕乔治·桑

郑立德 译 徐知免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300 册

ISBN 7-214-00111-X

I·31

定价：1.85 元

责任编辑 严胜男

前 言

乔治·桑的小说《她和他》里的两个主人公：她，女画家苔蕾丝，就是作家自己；而他，书中的男画家洛朗，是19世纪著名的法国浪漫派诗人阿尔弗莱德·德·缪塞。

他们是1833年8月15日在巴黎《两世界杂志》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初次见面的。主人是这个杂志的编辑、瑞士人比洛茨，他似乎是有意把缪塞介绍给乔治·桑的，他请缪塞陪她入席，并让他们座位相邻。这两位青年作家象一双并蒂莲花似的端坐在衣香鬓影之间，这时缪塞才22岁，而乔治·桑比他大6岁。

请看勃兰克斯这段极其生动的描写：

“他们真是一对俊俏人儿。他身材修长，容貌鄒雅，皮肤白皙，有一双乌黑的眼睛，侧影象马一样轮廓分明。而她呢，穿一身黑色衣裳，头上是蓬蓬松松的髻曲长发，橄榄色的皮肤润泽而美丽，脸颊上微微透出一点红晕，那双眼睛格外乌黑，胳膊和双手的形态十分完美。有人觉得，她那额头后面装着整个大千世界，然而这位贵妇人既年轻又娇媚，沉默得仿佛跟她的才智不相称。她服饰简朴，虽然有点怪模怪样——在紧身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绣金的土耳其短上衣，腰间悬挂着一把短剑。”①

缪塞贵族家庭出身，生长在巴黎，自幼就是个被宠爱坏

①引自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李宗杰译）。

BAZ 16/409

了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热情奔放，恣情不羁。他才华绮丽，又往往愤世嫉俗，任性作为；他的工作总是凭着一时冲动，即兴而致。他在小说、戏剧，特别是诗歌方面有极大的创造性，富于想象力（亲爱的读者，你记得他那首《月光谣》中的“i”的美妙意象吗？）；但是他的艺术生命是短促的，比他的生命还要短促，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在30岁以前写成的。而他的那些佳作（如《五月之夜》、《烛台》等）全是在和乔治·桑决裂之后6年间写成的。缪塞的杰出才华如彗星在天，一掠而过。

乔治·桑不是这样，她生长在乡间，是大自然培育出来的女子，从祖母那里接受了贵族的因子，从母亲那里接受了吉卜赛人的血液。她很早就受到卢梭思想的熏陶，后来才很容易地成为皮埃尔·勒鲁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她温柔而大胆，心思绵密，胸怀宽广，同情心丰富，非常敏感。这是一位永远洋溢着理想的妇女，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想写的是人间牧歌，人间歌谣，人间传奇。”^① 晚年醇厚自然的作品才是她最成熟的代表作。

这两个年轻人的恋爱一下子就进入了高潮。他们于同年12月同去意大利旅行。狂欢之后紧接着就是忧郁、嫉妒，时常发生齟齬；从热那亚到达威尼斯后，缪塞竟卧病不起，愈来愈严重。^② 乔治·桑请来一位意大利医生巴热罗，经过他尽心护理，病魔终被击退，但是多情的桑却投入了巴热罗的怀抱。1834年3月缪塞一个人回到巴黎，身心交困。同年夏季，

① 见乔治·桑的《木工小史》序言。

② 据《乔治·桑自传》（王聿蔚译）所载，缪塞得的是一种伤寒症。

乔治·桑也返回法国，两人虽然曾经想重修旧好，唯终究是貌合神离，到了1835年3月，他们的关系就从此完全破裂了。人们很难判断，这究竟是由于那个自由不羁的流浪民族的血液在脉管里奔腾呢，还是世纪病无名的忧郁的侵袭？

这一年，即1835年，他们分手之后，缪塞写出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这是他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他在其中塑造的那位女主人公，皮埃松夫人，一位多愁善感的寡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乔治·桑，看来，天真的诗人是崇拜女神的，即使在尝尽失恋的痛苦之后，他仍然把她高度理想化了。

1857年，阿尔弗莱德·德·缪塞去世，当时才47岁。人们于痛悼之余，又想起当年意大利旧事，舆论界普遍对女小说家多变的性格和私生活进行指责，于是，1859年，乔治·桑写出了《她和他》来为自己辩解。她在小说中隐括了她与缪塞的恋爱关系。在这部书里：男主人公天资聪颖，纵情声色，影射缪塞；女主人公十分贤惠、温柔，这是乔治·桑的自况；那位文质彬彬的绅士巴尔枚，一个无血无肉的人物，大概就是女小说家的“理想丈夫”吧。诗人既已作古，当然无法回答，但却激怒了他的弟弟保尔·德·缪塞。他代写了一本书，针锋相对地给予反击，把乔治·桑的书名颠倒过来，叫《她和她》。这两部作品为读者竞相争购，风行一时。

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这是一种思潮，汹涌澎湃，所向无前。诗人和作家们怀着狂热的情绪和无法摆脱的忧郁感，任凭自己的想象如天马行空，驰骋八方，这种景象是十分动人的，这使得公众随着他们的感情升腾鼓舞，但是跟这些优点连在一起的是：这种浪漫情绪往往是浮

动的，不稳定的，易变的，和风丽日或阴雨连朝这些客观存在的事物都仿佛时时刻刻伴同着艺术家的主观世界在变化。在浪漫派作家的眼睛里，小说是一种形式最自由的、表现自我的工具，他们把思想、道德的阐述，特别是感情的抒发统统都纳入故事的进展之中了。

乔治·桑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她在写作生涯中所经历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上的历程。她一开始就是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幸而写爱情小说的；然后又从这个片面推及到整个社会，要求一个人道、平等的世界，于是写出了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小说；1848年后，她感到幻灭，这才退隐，遁入了她的田园小说，她想用虚构的奇遇给予为残酷现实所苦的人们以安慰和希望，把他们引向宁静、纯洁和梦幻的理想境界。当代法国文学评论家米歇尔·莱蒙说：“乔治·桑的理想主义是一种投向未来的逃避。对她来说，理想是今天的梦幻，但却是未来的真实。”^①我们补充一句，说：“乔治·桑和一切浪漫主义者啊，如果理想一旦脱离土壤，那就会成为一枕空梦，一场灾难，如果理想永不离开大地，它必将开出最美丽的花，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在阅读乔治·桑和缪塞的书的时候，我想起中国名诗人卞之琳的佳句：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她和他》不就是一块鱼化石吗？

徐知免

1987年11月于南京

^①引自米歇尔·莱蒙的《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小说》。

致雅克小姐

亲爱的苔蕾丝，既然您不让我称您小姐，那么，请恕我直呼您的名字吧！我要告诉您艺术界——我们的朋友贝尔纳把我们这个圈子叫做艺术界——里的一条重大新闻。您看！这倒是蛮有趣的；不过，我要对您讲的这桩事，会叫您感到莫名其妙吧。

您还记得吗？昨天我去看您，后来您觉得疲倦，我就告辞回家了。在路上，我碰到一位英国富豪……后来，我发现他可能不是富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英国人。他用土话问我：

“您是画家？”

“Yes^①，先生。”

“您画肖像吗？”

“Yes，先生。”

“画手吗？”

“Yes，先生，还画脚。”

“好！”

“很好！”

“哦！这我相信！”

“那么，您可以给我画张像吗？”

①英文：是。

“给您？”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这句话问得彬彬有礼，于是我不再把他当做笨伯了，何况阿尔比安^①的子孙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这位先生天生……一副英国人的肩膀，安提努斯^②的脑袋，是个全盛时期的希腊型人，上半身穿着有点古怪，脖子上还系着一条典型的英国上流社会流行的领带。

“天哪！”我对他说，“您风度真好，我倒想借借您的风采练练我的笔，但是我不能为您画肖像。”

“那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肖像画家。”

“哦！原来如此……在法国，你们搞艺术这门行当儿，要付税吗？”

“不付；但是国家不允许我们兼职。人们想知道该怎么对付我们这一行，尤其在我们年轻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假如我——我对您说，我很年轻——不幸给您画了一张令人满意的肖像，那么下次开展览会时就只能画肖像，别的什么也不能画；同样，如果我给您的肖像画得很差，于是从此人家在其他方面再也不让我试笔了。人们将宣布我根本就不是作画的料子，说我不自量力，那我可倒霉了。”

我还跟这位英国人讲了许多别的废话，这里就不再复述了。英国人听了，目瞪口呆；随后笑了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我讲的那些事引起了他对法国最深刻的蔑视，要不，就是对

①不列颠的古称，源出希腊神话，是海神之子的名字。

②古希腊的一个美少年。

我——您的小小仆人——的蔑视。

“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他对我说，“您不爱画肖像。”

“怎么！您把我当做乡巴佬？”您倒不如说我还不敢画肖像，说我不知道怎么画，这不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专业，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二者必居其一。有些画家，搞不了任何创作，但他能忠实而完美地复制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这些人有把握获得成功，只要稍微懂得怎样用最美的形象来表现模特儿，只要有本事给模特儿穿上一套时髦服装就行了。但是，如果他只是个可怜的历史画家，还是一个生手，还有争议，就象我现在这样，那么他是不能与同行们分庭抗礼的。我承认我还从未认真研究过黑礼服的皱褶和某位人物的音容笑貌。要叫我给模特儿确定姿势和表情特征，那效果一定不会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服从我的主题、我的构思、我的幻想。如果您能依照我的心意穿着打扮，按照我的构思摆好姿势……还有，嘿，毫无用处，因为这张画就完全不象您本人了。这张像既不能送给您的情人……也不能送给您的太太。不管情人也好，太太也好，都认不出那就是您。那么，您就不必请我干现在还干不了的事了，有朝一日，我成了鲁本斯^①或提香^②，那就行了，因为那时候我已是富有诗意和创造性的画家了，我能够毫不费力、大胆地把实物用雄浑、明丽的笔触表现出来。可惜，除了疯子或白痴，我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了。请您读一读报刊上某些先生的连载文章，这些他们都谈到了。

①鲁本斯(1577—1640)，弗兰德著名画家，其画以雄浑富丽著称。

②提香(1488—1576)，意大利伟大画家，作品诗意洋溢。

好好想一想吧，苔蕾丝，下面我对您讲的这些，我对那位英国人只字未提；要说话的时候，总得先考虑好才行；在我对他讲的因为不会画肖像而表示歉意的那些话里，只有这一句起了作用：“见鬼！您为什么不去找雅克小姐帮忙呢？”

他连说了三声“哦！”，尔后，他就向我要了您的地址，一声不吭地走了，弄得我不知所措，因为没有能谈完我对肖像的见解，我感到非常恼火；我的好苔蕾丝，如果那个英国笨蛋今天就到您那儿去——我相信他会去的，如果他对您再提到我信上对您讲的这些话（这些关于丹青能手和艺术大师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那么对您的这个不讨喜的朋友，您会怎么想呢？让他把您列入第一流人物的名单中去吧，让他认定您除了大家都喜欢的漂亮肖像之外，别的什么都不会画吧！啊！我亲爱的朋友，您要是能听到在他离开时我对他讲的关于您的那些话，那该多好啊！……您要知道，在我眼里，您不是会作那些十分流行的、酷似本人的肖像画的雅克小姐，您是一位装成女人的高尚男子，虽然从未上过专门学校，却能在半身像中刻画出整个人的形体和心灵，完全跟古代伟大的雕塑家和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画家一样。我还是不说吧；您不喜欢人家讲对您有什么想法。您仿佛把这些都当作客套。您太高傲了，苔蕾丝。

我今天心情非常忧郁，也不知道为什么。吃早饭时胃口很不好……我自己开伙以来还从没有象这样吃不下。饭后当然也就不再能抽什么好烟。烟草专卖店叫人烦透了。后来，仆人给我送来了新靴子，可一点也不合脚……后来下雨了……再后来，再后来我知道什么呢？这几天时间漫长得令人难熬，就象在这段时间里有好几天没有吃饭似的，您不这样认为吗？

不，您不觉得。您不知道什么叫做苦恼。安乐使人乏味，烦恼使人陶醉，那天晚上在那间淡紫色的小客厅里（现在我真愿意呆在那儿），我曾对您讲起那种叫不出名字的病痛；因为这一天我难受得简直无法动笔，不能绘画，我真想跟您长谈竟夕。

今天我不会跟您见面了！您有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家庭，这个家庭把您和您的密友隔开了！今天晚上，我将不得不干一件可怕的蠢事！……这就是您对我的善意所产生的效果，我亲爱的伟大的伙伴。当我看不到您时，当我冒着得罪您的风险非麻醉自己不可时，这就需要把自己变得这样愚蠢，这样无能。但是，请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您今晚我是怎么度过的。

您的朋友和仆人

洛 朗

183...年5月11日

640160

致洛朗·德·福韦尔

亲爱的洛朗，首先，我请求您，如果您对我还有某种友情的话，您就不要经常去干蠢事，蠢事有害于您的健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您。您大概会要求我指出其中的一件，这就叫我为难了，因为，说到蠢事，我知道几乎没有什么蠢事是无害的。至于您称之为蠢事的那些事，还有待了解，如果是指您那天对我谈起的那些长时间的消夜，那么我认为是它们害了您，并为此感到懊恼。天哪，您在想什么啊，因为心灵的欢乐，就这样去摧毁一个如此珍贵、如此美好的生命吗？但是，您却不愿意听这样的说教：我仅仅是请求而已。

至于您说的那个英国人，他实际上是个美国人，我刚同他见过面。既然今天晚上，甚至明天我都见不到您了（这非常遗憾），我要对您说，您不愿为他画像是完全错了。他让您看到了眼睛，这个美国人迪克·巴尔枚的一双眼睛，那里面装满钞票，这正是您所需要的，因此您不要做蠢事，也就是说，不要去赌博，妄想发大财，要知道财富从来与幻想者无缘，因为爱幻想的人不善于赌博，他们总是输，到头来就要求助他们的幻想来还债，对此“幻想”这位娇弱的公主感到力不从心，她只能屈从于职业，有什么事干什么事，而把她的居处——可怜的躯壳，一把火烧掉。

您觉得我太讲实惠了，是不是？反正我无所谓。假如我们更深一层地看问题，那么，您对那位美国人和我讲的那些

道理值不了两文钱。如果按照一般画工的技巧来要求，您可以说是不能画肖像，甚至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巴尔枚先生根本不要求画得毫不走样。您把他当作小市民，您错了。他是一位很有判断力的高雅之士，他自知这一点，他对您怀有仰慕之情。您想想，我会很好地接待他吗？！他来找我，这是万不得已，我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他的想法，我也安慰了他，答应他尽我的最大努力求您给他画像。后天我们还要谈到这件事，我把晚上碰头的地点告诉了巴尔枚，这样他可以在我为他说项时助我一臂之力，借此得到您的允诺。

亲爱的洛朗，这两天您见不到我，千万不要烦闷。这对您并不困难，您认识很多才智之士，并跻身于上流社会。我哩，只不过是一个絮絮叨叨爱说教的人，我很喜欢您，我恳求您每天晚上不要睡得太晚，我劝您任何事都不要过度放纵感情。您没有这个权利：您的才华要求您克制自己。

您的同伴

苔蕾丝·雅克

致雅克小姐

亲爱的苔蕾丝，我将于两小时之后随同 S 伯爵和 D 亲王动身到乡间去：在那里可以恢复青春的活力，更加健美，我想这话不错。我答应您并向您保证不干蠢事，不喝香槟……请不要苦苦地指责我吧！我有什么办法呢？说心里话，我很想到您那间大画室里逛逛，到您那间淡紫色的小客厅里海阔天空地闲聊；但是，既然您和那 36 位外省的朋友们深居简出，您一定不会知道后天我将不在这儿。整个夜晚，您就去听美妙的英美音乐吧。对！他叫迪克，这位好样儿的巴尔枚先生？我一直认为迪克就是里夏尔的爱称！说真的，在语言方面，我只懂得法语！

不要再谈肖像的事吧。您心里充满了母爱之情，我的好苔蕾丝，您总是想着我，而从来不怕自己受到损害。尽管您有一位令人满意的顾客，我仍然清楚地知道，您生性慷慨，富不起来；我还知道，钞票在您手里比在我手里要有用得着。您可以用它来创造幸福，而我，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会把它投入赌场。

此外，对于绘画，我从来都是兴致盎然。要作画，就必须象您一样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思考，第二是灵感。我永远具备不了第一个条件，但曾经具备过第二个条件。我对此也倒了胃口，就象遇到了一个疯老婆子，她把我放在她那匹可怕的瘦马背上，带着我在田野里溜达，弄得我疲惫不堪。我

缺乏什么，我自己知道；尽管您不想听，我还是要说，我还没有活够，我将和“现实”夫人出去 3 至 7 天，装扮成歌剧院芭蕾舞团美女的模样儿。在我回来时，我希望成为一个完人，这就是说一个无思无欲、纯粹理智的完人。

您的朋友

洛 朗

苔蕾丝一眼就看出了这封信中的愤懑妒恨之情。

“然而，”她心中想，“他不爱我。哦！不爱，肯定不爱，他永远不会钟情于任何人，尤其不会钟情于我。”

苔蕾丝一面念信，一面遐想，她害怕自己欺骗了自己，同时尽量使自己相信洛朗不会对她作出任何冒险行动。

“怎么啦？冒什么险呢？”她还是在想，“因一时的恋情不得满足而痛苦吗？偶然的爱恋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吗？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爱情！”

这时钟响了，已是下午5点了。苔蕾丝把信放进衣袋，让仆人给她取来帽子，告诉他他可以离开一天，随后又向她忠实的老女仆卡特琳娜叮咛再三，这才登上出租车。两小时之后，她回来了，带来了一个瘦小的女人，这个女人有点驼背，脸用面纱蒙得严严实实，甚至连马车夫也看不清她的面孔。她在这个神秘的女人呆在房间里，好长时间不出来，卡特琳娜给她们送去了美味可口的饭菜。苔蕾丝亲自照料她的女伴，给她布菜，那女人出神地、迷醉了似地凝视着她，简直无法进餐。

这时候，洛朗正打算到乡间去玩；但是当D亲王开车来接他时，洛朗却对他说，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不得不再在巴黎逗留两小时，他将在晚上到乡间别墅去跟他会面。

实际上洛朗并没有什么事，他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小心